

目光的温度

王雅霏

最近朋友新买了一只银渐层小猫，手掌大小，软软的一团。大约是刚刚断奶的缘故，小猫的情绪很不稳定，时不时会抓伤抚摸它的朋友。朋友去厨房给我准备水果沙拉和茶水时，小猫挪到离我不远不近的位置，窝在沙发上用一双水蓝色的眼睛打量我。我在心中暗自赞叹上天造物的匠心独具，拥有玻璃珠般清澈无邪的眼睛的它真像一个小天使。它看我，我也看它，我们互相对视着。房间里安安静静的。小猫咪于是团成一个银白色绒球安心地打起了呼噜。

“因为被看到，所以小猫觉得温暖安心。”朋友笑了，太阳刚刚爬上隔壁楼顶，阳台上花草的轮廓被倒映在墙面上，我们仿佛置身光影斑驳的奇幻森林里。朋友说曾经有位前辈跟她夸赞过我，说我身上最大的优点是别人说话的时候，愿意看着别人。那时我们还年

轻，心想这算什么优点呢？时至今日，我才渐渐领悟：被看到，才是每个生命追求的终极目标。

王阳明先生曾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意思是，人的注视，赋予了鲜花的存在与美丽。人的目光，如同水流，润物无声又蕴藏着雷霆万钧的能量。

西方神话中便有用目光将他人变成岩石和黄金的故事。《哪吒2》中哪吒母亲殷夫人的牺牲让观众泪目，随着镜头闪现，无论是哪吒顽劣调皮被同伴疏远时，还是魔丸身份暴露被人间和仙界背弃时，殷夫人始终温柔包容地注视着孩子，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用伟大的母爱补全了哪吒遭遇的所有不公和伤害，给了他突破天元鼎的决心和力量。无论是怨恨、贪婪还是关爱，都会透过眼睛传递出来，影响着周边的世界。

有段时间，我尽量避免参加单位的聚会，尤其担心和女同事们分到一桌。整个饭桌看起来亲近热闹，其实空无一人。她们自顾自地谈论着自家的喜怒哀乐，透过每一个人的眼睛，我都能看到一个个小小的世界，它有着自己的生命和温度，独有一番喜乐和忧伤，而在座的其他人，却像被推入水中的冰雕一样，透明到没有一丝存在过的痕迹。如果有一天，她们互相注视彼此的眼睛，就会明白我们的苦乐并非不相通，自己其实也并不孤独。父母子女、亲朋好友、家国民族之间皆是如此。当你向外看时，世界也因你的目光流转有了色彩和温度。

太多时候，我们的心灵承受着情绪与概念的冲击，像拍打沙滩的海浪，不眠不休，所以我们竭尽全力去追求金钱、权威、名誉还有美貌。只有在浪潮退去的微小间隙中，才能露出原有的柔

软沙土和赤裸岩石，露出质朴、古老的生命本质。这时，你看到一只螺壳，它蜷缩在这里，小小的，独自经历着冰冷海水的冲刷。它微微探出头来，去呼吸新鲜湿润的空气，让阳光温暖地照在身上。它很小，但一点都不脆弱。它期待着被爱、被关注、被看到，像神话故事里一样，一直在等待，当被目光看到的那一刻，它才能拥有完整的生命和源源不断的力量，从灰蓝深海一直游到浩瀚晴空，张开羽翼去拥抱整个世界。

阳光漫过了半个客厅，小猫的绒毛在暖光中根根晶莹发亮，似乎太热，它慵懒得挪到我和朋友中间，换了个舒服的姿势继续呼呼大睡。我们相视一笑，继续闲聊。在这样一个温馨而宁静的春日，万物复苏，时间缓慢地流淌着，所有的烦恼和忧虑都被温暖的阳光和轻松的氛围所融化，只剩下心灵的交流与共鸣。

见母亲半躺在沙发上，手按住右上腹，使劲地揉着，满脸痛苦。我吓了一跳，赶紧上前询问：“您怎么了？”母亲说：“好像胆囊炎犯了。”我这才猛然醒悟。母亲患有严重的胆囊炎，我小时候曾见她疼得汗如雨下，发寒发热，呕吐不止。后来看好了，但病根还在，平常碰不得一点儿荤油。

我也想起来了。那天熬荤油时，我还问母亲：“您不吃荤油，还熬它干啥？”母亲说：“给你们吃啊，换换口味……”这才过去几天啊，怎么就忘了呢？

我赶紧下楼买药，一路上自责不已，心里充满愧疚。那一碗所谓的孝心荠菜馄饨，竟伤害了母亲的身体。而母亲，明知馄饨里有荤油，可她没有拒绝，还是吃得那么香。有时候，我们自以为是的情感表达，与母亲心里的爱相比，竟是那样无心、肤浅和草率。

吃完药，母亲舒服了一些。我向母亲“检讨”，母亲却说：“这不是你的问题，人老了，身体就爱犯老毛病。不过，你做的荠菜馄饨，真的很好吃……”

我抓着母亲的手笑着，眼泪却忍不住流了出来。



牧归

汤青 摄

记N年前的一次扬州城相聚

大 吕

一封封草从远方飞来，你们被告知我，就要来了

几颗鲜活的心齐刷刷跳动

扬州师的白酒瓶紧张得瑟瑟发抖
烧鸡、烤鸭飞上餐桌
七八张椅子迅速排好
杯子们拉开包抄的阵式——
干！你说，哥儿们

粗犷的笑声从酒花中迸出

我们举起豪情碰响青青岁月

整个下午，瘦西湖摇摇晃晃
五亭桥醉不成步子

（注：句中的“扬州”即扬州师范学院，现已更名为扬州大学。）

春风的声音（外一首）

王玉瑞

我听见了春风的声音
她把能亲近的都刮得呼呼作响
包括那一树最先盛开的桃花
那几棵吐芽翠绿着的垂柳

有早晨矜持在我窗口的几朵云
看着就像在预谋着什么
还有远处中国尊清晰的样子
简直是英姿飒爽

听，这是春风的声音
带着花的香芽的香在传递
带着万物的蓬勃和再生
带着我的向往和期望呼呼作响

气盛惹的祸

王俊星

自从家里买了车，我就开始开车上班，每个月从老婆那里支取1000块的车油钱。

偶然发现公交车旁的一家医院外可以免费停车，还有人看护。我的心思动了一下，如果能从1000块的车油钱里省出一点，那可就是我的私房钱了。于是，我早上开车出门，把车停在那家医院的停车场，然后再坐公交车去上班。晚上下了公交车，再开车回家。

这样默默坚持了半年，每个月可以攒下将近800块，可观的一笔私房钱，神不知鬼不觉的，心里暗暗得意。有了钱，胆子好像也大了。我的手机出了问题，就向老婆申请，买一款新手机。老婆答应了，问我打算买什么款的手机，我顺便说苹果6。老婆一听，瞪大了眼珠子，眼神由惊

奇变成愤怒，开始用刻薄的语言抢白我。

我那个气啊，不就一个苹果吗？不就几千块吗？你不给我买，老子自个买！

我用私房钱买了苹果6，扬眉吐气的感觉真好。

得意了没几天，老婆向我宣布：“你的车油钱，每月300块。”我刚要申辩，她说：“停车的地倒是挺安全！”

“你跟踪我？”我大叫，“不带你这样玩的！”

“谁让你那么气盛的？”老婆笑眯眯地说。

“我气盛吗？”我反问道。

“自个掏腰包，买了苹果6，还不气盛？”老婆不慌不忙地说。

啊，真是“气盛”惹的祸，“气盛”，断了我的财路，后悔死了。

我的院长经历

陈卫华

从前年开始，我的生活里多了一个新角色，“养老院”院长。这个“养老院”是迷你型的，住客只有两位，就是我爸我妈。养老院的地点就是我老家的房子。

在这个迷你养老院里，我身兼多职，既是校长，规划着日常生活的点滴；也是校工，打理着家中的一切琐事；更是厨师，负责为爸妈准备一日三餐；偶尔，我还得化身为司机，带他们外出散心或就医。老家的房子，因为有了爸妈的笑容，变得格外温馨。它是我心中最独特的“养老院”。

说起来，家里的“权威院长”其实是老爸，老人家86岁高龄，依旧精神矍铄。他算是带资入驻，底气自然很足，对餐桌上的每一道菜，每一瓶酒，乃至早餐麦片的口味都有严格的要求。我这个“院长”，更像是他的助手，需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每一个决定，不能越雷池半步，否则会遭不听辩解的埋怨，倒不是这位“院长”不讲情理，而是人家重度耳背，沟通非常困难。

说到护理，老妈才是真正的“专家院长”。她服药，洗澡，上

呼吸机，甚至穿衣，都需要我细心陪护。尤其是晚上戴呼吸机时，我得使出浑身解数，哄着劝着，甚至偶尔还得“威胁”一番，才能让她乖乖配合。妈妈的小脾气和那份倔强，总是让我既心疼又好笑。

每隔半年，我就会回老家当两个月的“院长”。那段时间的每一天，都在为爸妈的健康和生活忙碌着，虽然身体倍感疲惫，但心中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这份陪伴，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去年五月，妈妈突然离世，那个温馨的小小“养老院”也解散了。每当回忆起与爸妈共度的时光，心中总是充满了无尽的思念和不舍。妈妈，您在天国，是否还是那样坚强与洒脱？我相信，无论在哪里，您都是那个独一无二之“院长”。

“子欲养而亲不待”，原以为未完待续，哪知一转身，早已物是人非。生活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愿我们多珍惜与父母共处的时光，珍惜亲情的珍贵，这样当你以后“转播”时，心中就不会有遗憾。

母亲的“长耳朵”

杨丽丽

在我们老家有句俗话说叫“孩子娘耳朵长”。曾经，懵懂的我

对这句话充满了疑惑，不明白为什么说孩子娘的耳朵长呢？为此我还仔细观察过母亲的耳朵，母亲的耳朵小巧玲珑，像两个小元宝乖巧地藏在头发下面，怎么也看不出哪里长。

可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渐渐在生活的点滴中找到了答案。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母亲的“长耳朵”无处不在。

小时候我是个假小子，和村里一群男孩打得火热，爬树掏鸟窝，下河捉鱼，偷玉米棒子烤着吃，没事就拿着木棍招猫斗狗……好像就没有我没干过的坏事。因此“疯疯癫癫”的我也成了受伤专业户，时不时身上就会青一块紫一块。为了防止挨骂，我常常掩饰自己的伤情，可是母亲像是长了千里眼、顺风耳，总是能精准地捕捉到我受伤的部位，还能根据伤口形状大小判断出我是爬树磨的，还是撵狗时摔的，甚至还能根据我的衣服打湿程度说出我是打水仗了还是偷着下河摸鱼。我惊讶于母亲的敏锐，仿佛她真有一双神奇的“长耳朵”，能听到我在外面的一举一动。

真正体会到母亲“长耳朵”的威力是我被狗咬的那次。那天，我和小伙伴们如往常一样在村子里疯玩，经过一户人家时，突然冲出来一只大狗，对着我们狂吠。小伙伴们吓得四散而逃，我也惊慌失措地跑起来，可那狗却紧追不舍。慌乱中，我的腿被狗一口咬住了，任凭我怎么挣扎狗都不松口。我又害怕又疼痛，撕心裂肺哭喊起来，狗的吠声，

春日太极拳

倪梦洁

春日的早晨渐暖，我开始晨起锻炼身体。对我来说，每天晨练的风景不是东方渐变的橙色霞光，也不是周围的浅草花树，而是活跃在霞光中的一支太极拳队伍。

这支队伍共有七人，都是年龄六十多岁的老年人。每天他们都会身着统一的白色中式服装，整齐地站成两排，领头人在列队前方，带领大家在一块较大的空地上热身，接着开始行云流水地展示一套完整的太极拳。

那天，我提早停下脚步站在一旁，与一位晨练的阿姨一同观看他们的太极拳表演。领头人一声令下：起势！太极起势要自然，含胸拔背头悬息。屈膝松腰向前看，松肩垂时气丹田。队伍便开始跟随他进退神速，身似猿猴，手如运球，浑圆一体，整齐划一。再看，他们个个白袖清风，神色自若，身体似在春风中荡漾，怡然自得。

我不禁夸赞说：“你们这个太极拳队伍，还挺有意思的，队伍里的虽说看起来都六十有余了，但看着很精神。”身旁的阿姨笑笑：“你别看他们现在一个个面色如春，队里好几个人以前都是病恹恹的。”

好奇之下，我向这位阿姨打听，才得知这支太极拳队伍中一些人的故事。

那位领队曾是一家小饭店的老板，原本生意做得略有起色，却遇上了骗子，积蓄被掏空后又碰上了疫情，辛苦经营二十

蓝色的岛（外一首）

娄 权

我们坐着风降落在蓝色的岛
鸟儿好奇地问，你们来自何方
我们用木头筑起金色城堡
蔷薇爬满篱笆
在小河里留下倩影

蒲公英在风中吟诗
花蕾藏着远古的秘密
风雨摇晃了夜色
橘黄色的台灯兀自站立

风 带来远方的讯息
我们将要离开这里
屋后的绿涛呜咽 无声
把悲伤变成一圈圈涟漪

那碧绿神秘的 澄澈清晰的
都是它

我的哭声，伙伴的喊声，现场乱糟糟的一片，此刻我多想母亲就在我的身边。

仿佛是有心灵感应，母亲手里拿着长木棒从家里冲了过来，她把我护在怀里，用木棒赶走那只疯狗后，立刻抱着我去了诊所。一路上跑得满头大汗。处理完伤口，我小心翼翼地问母亲怎么会知道我遇到了危险。她诙谐地和我打趣“你的尖叫女高音，整个村都听到了，我还能听不到？”从那以后，我对母亲的“长耳朵”有了更深的理解。母亲的“长耳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耳朵长，她的“长耳朵”是一种本能，是一种母爱的体现，是她对孩子那份深深的爱和牵挂。她时刻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哪怕是最细微的变化也逃不过她的眼睛。尤其是在我生病的夜里，即使隔着一堵墙，我一声微不足道的呻吟都能把她惊醒。她的耳朵不仅长在了心里，也长在了对我的牵挂之中。

当我远离家乡，踏上求学之路，母亲的“长耳朵”依然伴随着我。每次打电话回家，她总能从我的语气中察觉到我的情绪变化。如果我稍有疲惫或不开心，她便会不停地地询问，直到确定我一切安好。即使相隔千里，母亲的爱也从未有丝毫减少。

如今，我已结婚生子自己做了母亲，更加理解了“孩子娘耳朵长”的含义。其实每个母亲都有一双“长耳朵”，她们的“长耳朵”是一种无私的母爱，一种默默的守护，一份温暖的亲情感码，承载着所有母亲对孩子深深的爱意，永远倾听着孩子们的声音。

春日太极拳

几年的饭店最终还是没能维持下去。眼看自己辛苦了一辈子的事业就此结束，他也曾抑郁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却在每一套太极拳里释放了自己。

还有第一排中间的那位，曾被医生告知活不过三年，绝望之下他死马当活马医，开始注重饮食，锻炼身体，现在是他被医生下“判决书”的第五年了。

第二排右边那位，曾是别人口中的赌鬼，他生活中唯一的爱好就是打牌喝酒，妻子接受不了他的恶习而与之分道扬镳。他人到中年才幡然醒悟，找了份工作，好好生活，也在太极拳里寻找到了那个松弛又自信的自己。

还记得大学时候，选修课的老师曾讲过：“打太极，一要静，二要松，才能通。”静是心静，心静才能有所悟。松是松弛，关节全松开，四肢随人所动，兀自伸缩。只有这样，太极才能打通，通了自然而然就能越学越好。

听完这支队伍每个人的介绍，我终于明白他们为何能将太极拳打得如此沉稳有力，因为其中的每个人都在这一步一挪、一拳一掌中清静了自己，释放了自己。原来，太极拳不只是一种简单的锻炼身体的方式，还是人生经过历练后的心静如水、波澜不惊，如果达到了沉静的地步，什么挫折还能伤害到他呢？

看着春日下的太极拳表演，我想接下来也要如他们那样，在浮躁的时光中找到静与松的技巧，找回属于自己的春天。

我们坐着风阅读蓝色的岛

金色的故乡

地上站起三间土屋
你靠窗站成一根蜡烛
风雨无阻，照亮我们回家的路

地上站起三间砖屋
我们在那里笑，在那里哭
静谧的夜晚把心事向你倾诉

天上飘来一采祥云
是上苍赐给你的金屋
我仰望，看见你的幸福

屋后的湖

杨思雯

从白天到黑夜
屋后的一汪湖水静静流淌
远去的车马声里
清波仍荡